

## Hell Mary

十二月的街道覆蓋上白雪，夜裡堆疊起來的雪花到了白日融化成水與土壤和灰塵還有不知從哪流出來的汗水混雜在一起。

前天晚上回來之後Humphrey就覺得身體不太對勁，他燒熱了開水替自己泡了爐茶，他在琥珀色的茶汁之中撒上了些肉桂粉，企圖驅散身體內的寒氣，他是體溫低了些的生物，但很少像現在這樣連吃的東西都想添增點辛辣味。

他喝完茶把自己包裹進毯子裡倒上床，平常能夠提供給他溫暖的被窩如今卻像是陰冷濕寒，令他想起小時候被懲罰鎖進去的地窖。

Not all vampire enjoy darkness... at least he doesn't.

即便他黑暗並不讓他困擾，即便他能夠看清楚周遭的情況，卻依舊束手無策，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雙枯枝般的手將他拖入黑暗之中，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從這裏出去，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會在這裡餓死，他不知道...母親的怒氣何時會消失。

他睜開眼腦中揮之不去的是老家那個該死的地窖。夢裡的他依舊是五歲的模樣，依舊是被人丟進去那裏哭到聲音沙啞也沒有人來放他出去。

即便現在已經離家老遠，即便他自成年以後不曾被這樣懲罰過，那時的恐懼依舊揮之不去。

縱使理智上仍知道這一切害怕都愚蠢的讓人發笑。

他從床上坐起，才剛坐起就感覺到身旁的事情在旋轉，以他頭頂的吊燈為軸心，他的世界在忽快忽慢的轉動。他就像被丟上旋轉木馬檯子上，是那個唯一一個沒有在鈴聲響起之前找到位置的孩子，看著其他人快樂的享受這樣的速度與景色，而自己只是感覺難受而已。

光動就讓人難受的情況自然是沒辦法出去工作的，他忍著噁心和暈眩套了件大衣走上街攔住了個戴著報童帽的少年，給了他幾枚硬幣讓他替自己送口信到夜巡者協會去。

這樣簡單的舉動就讓他最後不得不到洗手台將自己胃袋裡面的東西吐個乾淨，抹掉了嘴邊的髒污他拖著沉重的身體倒回床上。

真可笑，只有在這種時候他才會懷念老家。

就算死也會死在一群傭人身邊，更別提生病會給你無微不至的照顧。

一起床就有人端上溫熱的水能夠洗臉，衣服永遠是熨燙好的疊的整整齊齊地放在一旁，就連穿衣都會有人替他打點。

是該去看醫生，但他想起Owen的臉他就有點打消念頭，只不過是感冒而已，大概再睡一下就會好一些了吧。他閉上眼睛，眼瞼內側的黑暗讓他感覺比起被窩還要溫暖一些，所以說很多事都是比較而來的。

如果不曾感受過溫暖那就不能理解何謂寒冷。

「Humphrey ! For father's sake ! 醒醒，你別鬧了！別跟我開這種玩笑。」

為什麼？會聽見Rosemary的聲音？

這大概是作夢吧？

然後臉頰上傳來冰涼的觸感讓他從昏昏沉沉的情況中睜開眼睛。

身旁那熟悉的臉龐正一臉憂心忡忡地盯著自己看，他想張開口對他說：別擔心。卻只能發出嘶啞的聲音。

「先跟你說一聲我把你家的門鎖砸了。」她在胸前畫了個十字替那個無辜受害的門把哀悼幾秒。

對於Humphrey那張毫不掩飾的驚訝臉。

「誰叫你怎麼喊也沒有回應，我怕你萬一死在裏頭了該怎麼辦？」她臉不紅氣不喘地將整個責任推給了在床上昏睡的Humphrey。

對，他是睡死在床上。

Rosemary的表情鎮定但是Humphrey讀見了她實際上有多慌張。Ivring呢？在這個無法開口的情況他選擇直接用讀心術解決。

Ivring剛剛也在這裡，他看見動也不動的Humphrey整個人僵在那兒，是Rosemary立刻叫他去外頭找輛馬車來。

——就算他真的死了，也不要讓Ivring立刻知道這件事情。

知道這點他忍不住替自己的弟弟感到欣慰。

「站得起來嗎？」Rosemary拍了拍他的臉頰。

他緩緩地上下移動了一下腦袋。Rosemary從牆上抓了外套和帽子還有圍巾往Humphrey身上放。

「等等馬車就會來接我們。你跟我們回家去。」

他硬是扯開了乾啞的嗓子問：「……為什麼？」

「我們是一家人。」

「我的老天還好你沒事。」Ivring衝了進來用力抱住床上的Humphrey，他只能努力地舉起自己的手在對方背上拍了拍。

Ivring剛剛跑得飛快，就怕晚了一點Humphrey會死掉。他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大哥會離開自己，就算有那麼一天也是他先離開才對。

他在Ivring的協助之下將外套穿上站也站不穩的他只能靠人的攙扶上了馬車，平時沒多遠的距離在馬車的顛簸之下讓他頭更暈了些，下了馬車之後立刻趴在路邊吐了一次。

他接過Ivring遞來的手帕將沾染在嘴邊的唾液清理乾淨。

「醫生在裏頭了。」Ivring將他撐起讓他走進了屋內，甚至拖著他上了二樓讓他躺進二樓的客房之中，老實說他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

他毫不意外地看見Owen在裏頭擺著一張不耐煩的臉。

「If you want to kill yourself next time, Try another way.」Owen將他的袖子捲了起來，拿出針筒戳了下去。

「I don't want to kill myself.」

Owen冷哼兩聲作為回應。

深不見底的黑暗又朝他襲來，他幾乎無法睜開自己的眼皮，他別無選擇的只能讓意識被睡意吞沒。

後來Humphrey才從Ivring那裏得知這種情況只在純血吸血鬼身上特別嚴重。

在緊接著聖誕節的情況下，他捱不過Ivring和Rosemary的要求要在他們家住到聖誕假期結束。

即使他已經沒像之前那樣嚴重但是還是被人嚴格要求在床上休息。

「Humph...你好一點了嗎？」

「好多了。不過你別進來會傳染給你的。」

「媽媽說不會傳染給我的。」

是，又不是。是沒那麼容易傳染給人類，但不完全不會，要跟小女孩解釋吸血鬼和人類的問題又嫌太早了些，在他猶豫該怎麼回應時Veronica已經跑到了床邊。

「怎麼了？要我唸書給你聽嗎？」他看著Veronica手中抓著的書本是她最喜歡的童話書，他摸了摸女孩的頭。

「沒有。是我要念給你聽。」在床邊拉了張椅子坐下的Veronica翻開書頁緩緩地開始讀：「*The mother of Hans said: 'Whither away, Hans?' Hans answered: 'To Gretel.' 'Behave well, Hans.' 'Oh, I'll behave well. Goodbye.....*」

他甚至不記得上次有人替自己念故事是什麼時候，他聽著Veronica稚嫩的嗓音因為不熟練所以時而停頓，甚至有些地方念得斷斷續續，但就算這樣他依舊還是在那聲音的陪伴進入了夢鄉。